

蒲公英

糟老頭與他的專欄雜文



我這糟老頭，固定每週一篇雜文，是從二〇一四年元月開始。《公英閣小札》從沒間斷過，即使在疫情最猖獗時，我是全菲第一批受感染的病人，住院十幾天，還是堅持每週一篇準時與讀者見面。好在，科學昌明不需發送紙質原稿，用手機傳給老編就可了。我大難不死，才能繼續在這裡嚼舌根。

寫專欄雜文，最困難的是找不到寫素材，常常為寫什麼好，這問題困擾。

蒲公英這筆名用了好幾十年，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就開始用蒲公英發表我那不成熟的習作，這麼一恍惚，六十幾年過去了，如今我已是個步履維艱，白髮蒼蒼的老人。

我的生活，除了讀書，瀏覽手機視頻，閱讀報紙外就是與老伴逛商場，喝咖啡與茶，日子也就這樣的如流水般地一天又一天的溜走了。

子女多也有一個好處，上了年紀的老人，週末或假期兒女們一定約我們下館子或郊遊。

我有二男三女，從哇哇墮地到撫養長大，到他（她）們一個個兒女成群，這是他（她）們回報的時候了。

雖說退休後時間多不勝數，有時好像也不大夠用，很久就想好好整頓我這玲瓏滿目的藏書閣，我的書房，我取名公英閣。

藏書是不少，梁羽生武俠作品全集，金庸武俠作品全集，以及幾部古龍的武俠小說，我還有《魯迅全集》，《中國現代短篇小說》，其他的藏書如《金瓶梅》、《水滸傳》、《聊齋誌異》、《西

遊記》、《儒林外史》，瓊瑤的小說也有幾部……等等，讀完這些書，是沒可能的了。

其實找雜文素材說難不難，每天的所見聞只要不是張家長李家短嚼舌根的都可以寫。

與幾位寫專欄文友閒談，他們說在當前的國際局勢，很多敏感的體裁不碰為佳。

我這人，這管筆一向很有分寸，都是談些風花雪月，沒什麼從不碰觸敏感的體裁。

我想嘗識在商場閒逛時，多注意些南來北住的行人。

有位坐著電動輪椅，看起來在七十多歲左右，有時帶了二隻寵物小狗，有時只有一隻，沒帶狗的時候多。他的輪椅走得很快，不知是不是華裔，面孔一派威嚴，好像與誰有仇似的。不像我步履蹣跚，走起路來，面帶笑容，時不時與老伴邊走邊說笑，與我擦肩而過的路人，不論男女老少，有的好像熟人似地帶著笑容，與我打招呼。

已經有好幾天沒碰到那位坐著電動輪椅帶著寵物狗的老人家了。

人上了年紀最重要的是有一個歡快的心情，人老了，其實沒什麼應該牽掛的。老伴有時唸叱我們兒女的一些瑣事，有時有點不放心，我常常生慰她說：「兒孫自有兒孫福」。

下一句是「莫為兒孫做馬牛」，這下一句對我們已不適用了，孩子們自己去打拼，實在不願要自找煩惱，我們只要好好的照顧自己，沒病沒痛的，也就兒孫的最大幫助了。

2026年8月25日

黃炳坤

千年古寺重見天日



「檀林院在來蘇里月峰岩，宋開寶二年建。」（明嘉靖《安溪縣志》）

「惠林岩，宋乾道中崔道人修行之地。嘉定中，陳宓扁額『惠林』，又名『月峰岩』。開寶二年，建檀林院。（來蘇裡）」（清康熙《安溪縣志》）

長期以來，歷代《安溪縣志》所載「來蘇裡檀林岩」的所在地一直撲朔迷離難以確考。近日，安溪縣金谷鎮大演村「大籃岩」上發掘的古代岩寺遺址，根據出土的瓷器年代判斷，這個重見天日的千年古寺遺址或是安溪縣誌所載的檀林岩。

大演村古屬來蘇裡，村民自古以來口口相傳村裡的「大籃」山上有座「檀林岩」，當地民間佛事「發表」請神也必定有「檀林岩觀音佛祖」。或許是「檀林」的閩南話發音近似「大籃」，人們稱之為「大籃岩」，山因寺而得名，「大籃」也成為這片山的傳統名稱。但是，這個只聞其名不見其貌的寺院，始建於何時，什麼時候頹塌無存，沒有人知道。

「大籃岩」位於大演村西南，山形如一頭雄獅，獅頭部位岩石峻峭嶙峋，額頭，鼻子，嘴巴，形態逼真，獅頭下有一突出平地，像獅舌。「大籃岩」就建在這個「獅舌」上。

經年累月，山洪裹挾岩石泥土將坍塌的古寺深埋在厚厚的土石之下。很長一段時間以來，人們只知其名而不見其蹤了。如今，揭開1米多深的覆蓋層，岩寺的牆基、柱窟、石頭鋪墊的地板逐漸顯現，在地下沉睡數百年後，寺院的基礎輪廓終於呈現在人們眼前。

根據地基遺址以及岩石上的柱窟來看，當時的岩寺緊貼獅頭依山而建，有前殿中殿和後殿。前殿正處於獅舌位置，中殿後殿依次建在獅唇和獅鼻上，總體建築依山岩層疊而上，形成「帝」字形格局，氣勢雄奇威嚴。在前殿西側有僧房膳堂庫房等配套用房。整個岩寺結構完整宏大，佔地約五百平方米。

岩寺坐東南向西北，左右山脈連互蜿蜒，幽深秀麗。往前眺望，岩寺遙對湖頭的碧翠岩，前景廣闊深遠，山下靜靜流淌的晉江溪如藍色飄帶環繞，山水靈動飄逸，景致神秀壯麗。

古寺遺址目前出土有碗、盆、壺、瓦當、瓦片等，大都破碎殘缺。經相關專家鑒定，這些出土物品為宋元明時期的器物，主要有宋早期陶盆，宋早期雙耳瓷壺，宋代青瓷油燈碗，元代青花瓷碗，元代青釉瓷碗，明代青花瓷碗，明代青釉瓷碗等。其中一件元代青花瓷碗做工比較精緻，底部墨書「河」字，可能是使用者的名字。

出土瓷器年代最早為宋代早期，可以推斷，「大籃岩」的始建年代大致在宋初。《安溪縣志》所載的「開寶二年，建檀林院」，「開寶」是宋太祖趙匡胤的年號，時間為968年到976年，開寶二年即公元969年，大演村「大籃岩」始建時間與縣誌所載「檀林院」創建時間大致相符，都是宋初。

大演村檀林岩出現在縣誌不是單獨的個體。除了檀林岩，大演村境內有諸多歷代《安溪縣誌》均有記載的古跡遺存。有「界

在龍興、感化二里」的寓思嶺和寓思嶺亭（寓思嶺即御史嶺）；有「在御史嶺下，康熙五年，感化裡人李夢植重建」的大演橋；有從安溪縣城經魁斗、彭亨、佛口、上嶺、黃口、御史嶺，往湖頭、半嶺、飛新、劍斗、仙榮至永春橫口，過境德化入大田的御史嶺古道；有自湖頭直通泉州港的西溪古航道穿村而過；有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仍在運行的大演渡等。這些古代水陸交通遺跡，與檀林岩組成相互依存的古跡群落，使大演這個地方成為古代安溪交通的重要節點，也使大演村檀林岩與這些古跡一起錄入《安溪縣誌》成為可能，宋代安溪縣令陳宓為之扁額「惠林」也在情理之中。

然而，《安溪縣誌》所載的檀林岩地點標記不一，有三個裡屬。其一是來蘇裡，縣誌有三處記載：明嘉靖《安溪縣誌》卷之一·地輿類：「惠林岩，在來蘇裡。宋乾道庚寅，崔道人集眾修行之地。嘉定辛未，陳復齋扁額『惠林』，又名月峰岩。」另一處在《卷之二·規制類·寺觀》：「檀林院，在來蘇里月峰岩，宋開寶二年建。」第三處是清康熙《安溪縣誌》卷之一·山川形勢：「惠林岩，宋乾道中崔道人修行之地。嘉定中，陳宓扁額『惠林』，又名『月峰岩』。開寶二年，建檀林院。（來蘇裡）」其二是感化裡：「惠林岩，宋乾道中崔道人修行之地。嘉定中，陳宓扁額『惠林』，又名『月峰岩』。開寶二年，建檀林院（感化裡）。」（清乾隆《安溪縣誌》）；其三是崇善裡：「檀林院，在崇善裡，今改名岩。」（清康熙《安溪縣誌》）以上所列歷代《安溪縣誌》記載檀林岩的文字有六條，屬來蘇裡的就有三條，需要說明的是，大演村檀林岩所在山林緊鄰感化裡山地，故有可能將其記為感化裡。況且，古「來蘇裡」「感化裡」地區除了大演村，其他地方尚沒有發現檀林岩古跡。古屬崇善裡的金谷河美村也有座檀林岩，或許縣誌所記是兩處檀林岩。

大演村「檀林岩」古時是否另有「惠林岩」「月峰岩」的別稱，本地村民都不清楚。筆者認為，「惠林岩」「月峰岩」是宋時的名稱，現在居住在大演的村民是在明清時期才陸續遷來的，遷入時可能不太清楚宋時的山名，而以人們熟知的岩寺名稱「檀林岩」取而代之，成為後來的慣稱，早期的名稱則被淡忘了。以岩寺稱山名，這在安溪十分普遍，如清水岩、泰山岩等。儘管還有諸多疑點有待考證，但是，傳說、習俗、地域名稱以及出土器物表示的始建時間等，大演村「大籃岩」無疑已與《安溪縣誌》所載的「來蘇裡檀林岩」高度吻合。

令人不解的是，目前發掘出土的物件尚沒有發現清代的器物遺存。可以推測，大演村檀林岩在清代時毀廢。這個猜測從岩寺範圍內出現的墓葬得到了印證。人們認為檀林岩古岩址是塊風水寶地，清末時有人擇此地作為墓地，甚至將骨殖埋於坍塌的岩址上，說明檀林岩早已坍塌多年了，時間至少在清中期之前。

檀林岩香火延續了八百年左右。至於廢棄的原因，從遺址上有大量堆積的坡狀泥土，一兩米深的土層下有大齊疊疊的未使用過的瓦片來看，這裡應該發生過山洪泥石流，寺院在突發的山洪中湮毀。

老油條

日本「光刻膠」能卡中國命脈嗎？（二）



別小看光刻膠配方是極其複雜的，一種高端的光刻膠包含著幾十種化學元素成分，這些配方和原料全是日本企業獨家黑箱祕密，裡面是什麼你都無法知道用什麼替代……。可是現在不同了，中國已建成從關鍵原料到光刻膠成品流程自主可控的平台……。中國「八億時空公司」建成了中國國內首條百噸級KRF光刻膠樹脂產線打破了高端樹脂完全賴進口的局面。「同城新材」公司自產KRF樹膠已實現量產……。

再看看投資資金端，國家大基金持續加碼投下半導體材料領域，大基金二期國家資金第一個就是投下光刻膠供應商的「南大光電」，第三次大基金是2024年註冊成立，總投資3440個億，首次出手就投下1640億，半導體材料是重點方向，科技部十四五新材料專項為光刻膠研發，專門設立超過20億經費，晶片材料這門競賽，燒錢是基本操作，今天中國燒得起……。最關鍵的市場，從2021年後國內晶圓廠就逐步加快國產光刻膠導入驗證階段，對晶片製造質量要求苛刻到極點……。

對於光刻膠一旦出問題，可能報廢整批晶圓產品，損失將是上百萬甚至上千高美元，過去國產光刻膠沒人敢試用，因試錯損失成本太高，可是現在日本不供形勢逼人，工廠總不能坐以待斃，或工廠關門倒閉，所以國內領頭晶圓廠主動打開驗證通道，把國產光刻膠進入生產線測試，因此逐年採購比例增加了……。在日本人威脅要斷供之前……再來是ARF光刻膠，這是覆蓋14—90納米關鍵的光刻膠，攻堅這方面的是

再評評咱們底牌有多少？首先是KRF光刻膠，它是覆蓋最成熟的主力，也是國產化進展最快領域，這領域國內市場已經突破了40%，量產品種超過20種，穩定供應「中芯國際」、「長江存儲」這些頭號客戶……日本鬼子就是想壓縮中低端供貨，它沒料到中國國產KRF光刻膠已穩如泰山成熟填上了……。再來是ARF光刻膠，這是覆蓋

世事紛繁迷離，唯有靜思方能通透。思慮有深度，絕非胡思亂想、偏執糾結，而是遇事不盲從、不浮躁、不片面，穿透表象迷霧洞察事物內核，立足當下境遇，籌謀長遠人生。

多數人看待世事，習慣於浮於表面、流於聽聞，極易被外界輿論裹挾、被瞬間情緒左右。見得失而心緒起伏，聽片言而草率定論。思慮淺薄者，處事衝動盲目，只看眼前利害、不顧深層因果，終致行路多彎、憾事常生。

深度思慮，是成年人必備的清醒通透。遇事靜心沉澱、審慎剖析，理清來龍去脈，不為情緒支配言行。面對紛爭不倉促站隊，面對誘惑不輕易動心，面對困頓不消極抱怨。知曉萬事皆有淵源，看人觀

「南大光電」是國內最早突破ARF光刻膠企業，產品已經通過了55納米工藝驗證，寧波基地一期產能25噸，價格比國際市場同類產品還低30%……。

真正振奮人心的是「鼎龍股份」今年3月20日鼎龍報告年產300噸KRF和ARF高端光刻膠產線，在潛江正式投產，它是國內首條全流程高端光刻膠生產線，從材料到成品全部自動化，投產僅僅三個月就已經向兩家晶圓廠交付了數百加侖（Gallon）光刻膠，在客戶量產線上順利應用，收到新增訂單近千加侖……。

最後是關鍵的EUV光刻膠這是日本控制最嚴份額高達95%的出口領域，中國承認短期內對日本EUV光刻膠確實中國有點壓力，但並不代表中國會坐以待斃，目前中國已啟動了EUV的測試，更重要的是清華大學許華平教授團隊，在去年七月取得了重大突破，開發一種基於聚醚氧烷的新型EUV光刻膠材料……它們繞過了日本企業傳統專利壁壘，是一條全新中國化學體系路線，中國另起爐灶彎道超車，中國已開始引入AI輔助研發，從過去按年算，壓縮到現在按月算，技術已打通了不存在空白，從實驗室到生產線工程驗證，只是時間問題了……。

日本人最大誤判是低估了中國人的技術，完全選錯了對手……中國不能是韓國，韓國半導體材料被掐住脖子後，只能滿世界求人……。而中國不同它是全世界最完整的工業體系，半導體材料市場縱深極大，從上游材料到下游應用，都掌握在自己手裡……。這就為什麼日本斷供後，中國遠比世界的預期平穩，是因為中國替代方案已啟動了，KRF端國產直接頂上，ARF端鼎龍，南大光電，生產線正在增產爬升供量……。至於EUV端短期雖有壓力，並不嚴重因為中國商用EUV光刻機還在路上……。尚且清華團隊已找到能打倒日本EUV壟斷的武器，白菜價的日子不會太遙遠……日本人兇狠對中國人砍下這一刀，雖然兇利嚇人，但對中國人並傷不了要害……。

（完）

稿於2026年8月15日

林輝煌

人生「五度」：思慮有深度（四）



事皆憑全貌、憑本心，不被片面表象蒙蔽判斷。

思慮深沉之人，善於復盤過往、汲取閱歷智慧。出言之前審慎斟酌，行事之前權衡利弊，抉擇之前思量長遠。不貪一時微利，不逞一時意氣，不做短視輕率的決斷。既能看清當下境遇利害，亦能預判前路走勢方向，堅守初心、篤定前行。

深度思索，是歲月沉澱的修行智慧。淺層思慮只能應付日常瑣事，深層沉澱方能指引人生航向。遇事多一分沉靜剖析，少一分主觀臆斷；多一分理性通透，少一分浮躁盲從。

人生貴在清醒自持，思辨方能致遠。於喧囂塵世守住靜思定力，以遠見破除迷茫，以洞見破解困局。

思慮沉穩通透，人生步履方能堅定從容、不偏不迷。

讀亦萍《祖父的黃昏，祖母的呢喃》，如同翻開一卷被海風浸潤過的舊家書。南洋的浪濤，故土的炊煙，都凝在薄薄一紙僑批之中。那不是尋常的信件，是一代海外華僑跨越山海的牽掛，是字裏行間藏著的離別與守望，讀來心頭漫起一層溫軟又酸澀的悵惘。

僑批，是南洋遊子寄回故土的家書，亦是一份沈甸甸的生計托付。在那個通訊閉塞的年代，一封封書信渡海而來，承載著漂泊者全部的念想。信裏不說漂流的苦楚，只報「一切安好」；不直言寄回銀錢，便用「幾粒藥丸」做隱秘代稱。字是含蓄的，情卻滾燙。「淑柔吾妻，展信安康」，寥寥八字，把愛戀、責任與惦念盡數收納。在外謀生的人，把世間萬般辛酸壓在心底，只把平安與暖意遙寄故鄉。這便是僑批獨有的慈悲，報喜不報憂，把苦難獨自吞咽，留給家人的永遠是安穩的慰藉。

文章裏的祖父，是千萬南洋僑民的縮影。他遠渡菲律賓謀生，一生只返鄉三次，與祖母相守的時光，屈指可數。漫長歲月裏，他獨守異鄉的黃昏，在孤島上遙望故土。他沒有另娶妻妾，甘願忍受漫無際際的孤寂，守著對家中妻子的忠誠。而留在故土的祖母，日日對著遙遙南海，滿心都是說不

盡的思念。隔著茫茫大海，兩個人不能朝夕相伴，只能依靠一封封僑批，維系著遙遠的相守。

海的這頭，是故土的煙火；海的那頭，是異鄉的漂泊。一封僑批，連接起兩處人間。它寫盡了離國之人的懷鄉：身在南洋，心卻系著故鄉的屋舍、親人與煙火。那些寫在紙上的文字，是思念的載體，也是生存的憑證。遊子在異國吃苦受累，把血汗換來的銀錢寄回家中，撐起故鄉家人的生活。紙頁雖薄，承載的卻是一整個家庭的命運。

如今時代變遷，書信早已被便捷的通訊取代，僑批漸漸成為遠去的舊物。那些藏在信箋裏的深情，從未消散。亦萍借一曲歌謠，讀懂了祖輩的心事。原來那些沉默的離別，那些隱忍的思念，全都沉澱在紙短情長的字句之間。

大海阻隔了相見，卻隔不斷血脈與鄉愁。僑批的故事，是一代華僑的生命印記。薄薄一紙，裝得下山海萬里，裝得下相思萬千，也裝下了一代代漂泊者，刻在胥血裏的家國情懷。詩友亦萍已在菲律賓四十多年的了，家國懷鄉，祖輩的離愁，她又重新品嘗了一遍，但願妳有機會能從電影《給阿嬤的情書》裏，從僑批裏感悟，人生的不圓滿才是常態，珍惜當下與家人和友人相守的當下。

東楠靈2026.8.24於內蒙古包頭